立于大地，仰望雪山

人性的纯美，生命的绽放，高原的辽阔，雪山的巍峨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。——题记

廖子云 文学院 五班 19892289071

说起藏族文学，我可能首先想到的一些词是坚韧、虔诚、豁达，面对生存挑战的坚韧，对信仰的虔诚，独特生死观带来的豁达，读过一些当代的藏族作家的作品后，会多一个词：守望。它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望，特别体现在传统的生活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变迁的时刻。比如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土司制度在浪潮中归于沉寂，对于它的记录和描写，就是一种回望的姿态，同时也能让我们欣赏到藏族文化的一隅

“尘埃”这一意象。譬喻生命微小短暂，也是浮华虚幻的看破，万物终会回归浩瀚宇宙。而在杨志军老师的《雪山大地》中，展现了青藏高原从相对封闭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变迁，水利、医疗、科技、市场……一步步的调适中既有碰撞亦有坚守，新生中蕴含着文化体温和精神力量，回望它，亦在感受藏族文学的生生不息。

无论是迟子建老师笔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鄂温克族人的民族变迁史；还是李娟老师笔下《羊道》和《冬牧场》中哈萨克族人的冬夏迁徙史；还是杨志军老师笔下雪山大地中藏汉两个民族血浓于水的亲情史，无一例外都展现出我们这个民族中特有的东西——敬畏天地，敬畏自然，敬畏生命。当你心存敬畏时，方能行有所至，方能了悟因果轮回，方能谦卑做人。就像沁多草原上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马之间，人与藏獒之间。因为有强烈的敬畏之心，发生在哪里的故事大爱无疆，善德永存。苗医生的无私，强巴的大爱，角巴的善良，才让的鞠躬尽瘁，赛毛和央金的舍己为人。每一位人物，每一段故事，甚至是一草一木，都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，每一个生活在哪里的人都被雪山大地所折服。生命如白驹过隙，人生纷纷扰扰。随着书中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落幕，我在深刻的反思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其实答案就藏在这本书里，就是自己对这个社会有多少奉献。平凡如草芥的我，就是把当下的每一件事做好，无论是学业还是做人。我们做不到像北宋大家张载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命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但可以做到仰不愧于天福，俯不作于人。这本书最好的诠释就是大爱无疆的胸怀，高度精神的信仰，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大道似简，大巧若拙。杨志军像是在用美工笔和雕刻刀，描绘出草原建设半个世纪物理景观的“山乡巨变”，刻画了几代建设者的心路变迁历程，展示了一个因为信仰而活出人格的群像。这是一群有理想的人，也是一群理想的人；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，也是一群被信仰的人；这是一群播撒文明种子的人，也是一群得到文明滋养的人。小说里强巴和角巴两个家庭，分别来自汉族和藏族，他们彼此交换了真情，交换了孩子，书写了汉藏融合带来的骨肉相连、血脉相融、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。父辈的旗帜传递到子辈们的手中，理想和信仰才是代代相传的真正内核。在草原上，他们建起了第一所学校、第一所医院，在雪山大地上开创着各种事业。不论是面对高海拔地区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，还是面对政治动荡年代各种斗争构陷，他们始终保持着豁达心态，承担起种种责任，承受着现实的苦难。

大地静默，雪山巍峨。书中描写的藏族角色都鲜活生动，比如，强巴的大爱，角巴的善良，才让的智慧，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强巴校长。他不仅是草原上的建设者，更是孩子们的引路人。在大家还没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时，他办起了学校，为草原带来了教育之光。当大家还没意识到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时，他带领大家卖掉牛羊，换来了钱和新的生活。他的大爱和远见，真的让人佩服。

阅读《雪山大地》时，我总会与书中的一些深刻的东西相遇，会迸发与之相契合的灵魂共鸣。司马迁曾说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而书中赛毛的逝去，则换回了强巴一是一生奉献于草原，恪尽职守，得草原人民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使得残疾的才让成为草原上的雄鹰。这就是对她生命逝去的最大馈赠。书中最打动我的，是那种“神性与人性的契合”。雪山在藏族文化中不仅是自然存在，更是信仰的象征。书中的人物，无论是父亲母亲的奉献，还是角巴、桑杰等藏族同胞的淳朴善良，都体现了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完美融合。我不禁想到那些虔诚转经的藏民——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修行，平凡中见神圣，简单中见深邃。在书中，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向善而生的力量。《雪山大地》没有刻意渲染悲壮，却让人数次泪目。它告诉我们：“爱是不会消失的，它终究作用在某一世的你。”这种爱，在书中是父母对草原的爱，建设者对牧区的爱，藏族同胞对传统的爱，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爱。

阅读《雪山大地》，我才真正了解“扎西德勒”的含义。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们，会对山川、生灵、草木都有着一往情深的凝望和咏叹。“扎西德勒”是祈福真言从石堆上流过的风，是覆盖雪山大地的哈达，是从爱的空间唱着吉祥如意，是青稞酒、酥油茶、糖糍粑、油蕨麻的芳香，是在一声声“哦呀”的欢快应答中的喜庆欢乐。“扎西德勒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它不仅是藏族人民的祝福语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感恩生活的一切经历，将逆境转化为内心的力量，利他、利事、再利己。

阅读《雪山大地》，让我对教育在藏区的深远意义有了更深的体悟。在这片教育几乎从零开始的高原上，每一个孩子的觉醒，都意味着一颗沉睡心灵的被照亮。援藏之路何其艰难，而教育之路尤甚——当父亲骑着马，从晚秋奔波到初冬，穿越一个又一个公社，叩开一扇又一扇帐门，他叩问的不仅是牧民对送孩子上学的犹豫，更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选择。他自己编写教材，白手建起第一所小学、中学。那些曾经在草原上追逐牛羊的孩子，第一次坐在了课桌前。知识仿佛阳光，照亮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。教育之于藏区，不是简单的识字算数，而是为整个民族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的窗。它让牧区的孩子不仅能够站在人群的前列，更能成为新生活的开创者。他们就像高原上的月亮，一旦被知识的光亮充盈，就会将这光亮洒向更远的草原——照亮家乡，也照亮这个民族前行的路。

人们常常将青藏高原那片土地视为人间净土。然而，如果我们仅仅将“净土”的定义局限于地理上的无污染，便可能忽略了问题的根本。真正的净土，更应是我们内心的那片精神高地。外在的自然环境固然重要，但一个社会的风貌，归根结底是由其成员集体的精神境界所塑造的。回望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出的呐喊，其振聋发聩之处正在于此。《狂人日记》中描绘的，正是一个精神被封建礼教所禁锢、人性被“吃人”的麻木所吞噬的社会图景。那句“救救孩子”的疾呼，是对每一个时代人的灵魂的叩问。由此可见，精神的建设，才是守护一切“净土”的根基。

我在想，杨志军老师四十年的青海生活，作为牧区的娃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热爱故土的深情，是《雪山大地》的血脉基础和感情积淀。我从中读到乐观积极的信仰能量，正能量满满，心情激荡。相信这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以及对国家的热爱，对故土的赤诚，对人民的赞颂。

我也有想雪山大地是什么？为什么该书以此命名？看完书，我深以为然。雪山大地，不能更合适了。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孕育滋养着万物生灵，千百年来，她是藏族同胞坚定不移的崇拜和信仰。在草原人的心目中，雪山大地代表圣洁、忠诚、公正、信用、无私。雪山大地不言不语，见证着一代代草原人的繁衍生息。信奉雪山大地，敬畏万物生灵。这是草原人的信念。它象征着对一切美好品质的代代传承，象征着一代代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象征着草原人不屈不挠的奋进姿态，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和希望。

雪山依旧巍峨，大地仍在变迁。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与传承的力量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阳光与每一滴汗水。阅读《雪山大地》时，我脑海中想象那片青藏高原——在那天地相接之处，有一个独行的身影，正用脚步丈量着雪域的辽阔。他行走在高原之上，如同一粒微尘，却又像整片大地的中心。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，这些深深浅浅的印记，都会被风雕刻，被雪珍藏，最终升向理想的天空，镌刻成永恒。